



學佛的目的，不是只為了吃素；「吃」並不是重要的問題，心意清淨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滿口的慈悲、仁愛，心裡卻充滿著貪、瞋、邪見，即便終日吃素也無益。



四歲老翁

文／星雲大師

有個年輕人遇到一位老先生，隨口就問：「老公公，您今年高壽？」老先生回答說：「我今年四歲。」年輕人聽了很訝異，眼前這位面皺髮白，僂僂老態的先生，少說也有七、八十歲，怎麼看都不像是四歲呀！

老先生接著就說：「年輕人，你有所不知啊！過去的我只想到自己的利益，從不知道要發善心、做好事，只圖自己享受快樂，從沒有想過要幫助別人，直到四年前，我信仰了佛教，才知道要樂善好施，才曉得要慈悲為懷，才明白要普利大眾，在我的生命當中，過得最有意義的日子就屬這四年了。所以，你問我多少歲數？實在說，我只有四歲，因為當初我白白地浪費了生命，這四年來才真正感受到生命的價值。」

人生在世，年歲的長短並不是重要的問題，有人說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，也有人說「人生七十才開始」，所以，人生最重要的是活出生命的意義。有的人來到這個世間，一生一世都不曾想要說一些有益人的話、做一些有益人的事，那麼就是他擁有百歲的時光，又有什麼用呢？

顏回也不過活了三十多歲，但是縱觀他的一生，安貧樂道，至今人們都還在歌頌他、讚美他；佛教的僧肇大師，在人間也只有短短三十多年，但是身後留下了一部膾炙人口的《肇論》，開了中國三論宗思想的先河，對學術界具有莫大的影響。

因此，做人只要對國家、社會有貢獻，只要能懂得慈悲為善，就算是只有一天的生命，也都是有價值的，何況是四歲的老翁呢？



圖／道璞

另類財富

話要怎麼說？

文／星草

有好朋友因一句無心話語而反目成仇，也有夫妻惡口相向而相見如「冰」的，但也有人因為說出一番好話而被賞識，到底話要怎麼說？

在商務公司上班多年的石原，工作上認真負責、任勞任怨，承擔比別人更多的工作，但他的職稱始終停留在「主任」，公司並沒有因為他的認真付出，而讓他高升，他對公司心生不平，覺得自己懷才不遇。

一位年輕、上任沒不久的經理，有天約了石原一起吃晚餐，石原一見到經理，馬上抱怨滿腹的委屈，等他抱怨一個段落後，經理問石原：「你知道這麼多年來，你為何沒辦法好好在公司發展？雖然你待人不小氣，卻始終無法跟大家融洽嗎？」

石原一臉疑惑，經理告訴他：「雖然你對公司真誠負責，但你最大的缺點就是：『情緒語言』。」經理指出，每當工作緊急時，石原會說出不留餘地的言語，就像是把刀，讓周圍的同事生氣、不服，「縱然你的立場是對的，工作再有才華，但這些傷人的語言是無法好好帶領部屬，工作上無法取得團體的共識，想要往上升官，也是很為難啊。」

有話要好好說，直說卻不傷人，指導下屬也能言之有物，尊重對方而非一味指責，你的言語才能被接受；能被接受、吸收的語言，才是好的語言。不然，一切都是空話。

「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惡言一句九月霜」，如何說出真實而柔軟的言語，是我們必須要反覆琢磨學習的。

貧僧有話要說／二說

佛陀館的是非風雲

文／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

在我們的社會上，有許多有錢的窮人，也有許多清貧的富者；中國人講道德人格是為入之道，平常不計較金錢多少，是以人格道德為君子之本。佛陀的大弟子大迦葉尊者居住山洞、樹下，日中一食，他不以為苦，享受法喜禪悅。孔老夫子的學生顏回「居陋巷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不改其樂」，近代天主教的德蕾莎修女，她也以貧窮為榮。有錢、沒錢，都是個人的生活態度、對生活的看法。我雖不敢比美這許多聖賢，但我也有一個性格：不好積聚，不好私蓄，有什麼都是和人分享。

首次喜捨 人生擁有新世界

記得在二十歲離開焦山佛學院的時候，對我近十年出家生活所擁有的一些破舊的東西，雖不值錢，但在那個時候，卻是我出家以來的所有。當我要離開焦山的時候，只留下二句話：我所有的東西都跟同學結緣，誰歡喜什麼，誰就拿去吧！包括棉被、枕頭、蚊帳、書籍等。我是一襲長衫，身邊沒有盤纏路費，到鎮江和師父志開上人會合，由他把我帶回祖庭大覺寺禮祖。這一次的喜捨，增加我人生擁有了另一種世界。

我在宜興做了兩年的國民小學校長，收入頗豐；在南京做了將近一年寺院的當家住持，也有了一些積蓄、衣單、用具等，但當我離開大陸的時候，我也只交代了兩句話：凡是出家人用的圓領方袍，華藏寺的僧眾都可以去拿；日常生活用的鍋碗瓢盆等，給我逃難的兄弟李國民所用吧。我子然一生，臨走時，靠著師父給我的十二塊銀元，走上不知道未來的前途，在太平輪失事後不久，我也乘船抵達台灣。

在宜蘭念佛會服務的時候，一些年輕人和學生要跟隨我到鄉鎮布教，火車票雖不貴，但需要籌措他們來回的路費；我也幫助幾個青年學生的學雜費、生活費，我自己沒有為金錢憂愁，反而為他們煩心。這種憂煩，也是人生的另一種樂趣。

我初建佛光山時，就有許多孤兒集中而來。五十年來，成家立業的已經有七、八百對。叢林學院曾辦到有七百名學生之多，我要供給他們吃飯、衣單、醫療、零用等；甚至五十年前，有一些小姑娘國中畢業還沒有穿過玻璃絲襪、用過化妝品，我也從國外買回來跟她們結緣，滿足她們的願望。海關人員檢查的時候還嘲笑我：「出家人，還買這許多東西！」我想說的是，人是不容易為別人所了解的。

居士發心 共成觀光朝聖地

佛光山能到處建立寺院、到處成立佛光會、到處辦學校、雲水書車、雲水醫院等公共事業，當然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做到；但是我身居一個領導人，我「不要」、「以空為樂」的生活，我想，信徒也是受我這種性格感召吧，而樂於施捨成就佛光山、樂於成就全世界佛教的事業。現在佛光山的所有，是怪信徒不好呢？還是怪貧僧不好呢？這個社會嫌宗教的建築太多嗎？我們的齋堂，不管是

信徒、觀光客，只要和我們一起吃飯，連添油香的地方，他們都找不到。是寺院的作風不好嗎？還是要怪罪於信徒呢？

佛陀紀念館興建了，那龐大的費用，哪裡是一個寺院所能承擔？我們不開工廠，不經營商業，當然，總得靠發心的護法居士挺身而出購地、建築。現在，千家寺院、百萬人士共成的佛陀紀念館，是台灣南部最好的觀光朝拜景點，不收門票，不收停車費，每天有三百餘位的職工、義工，為每天數萬的來客導遊、解說、服務，你說，是那些發心的護法居士不好嗎？還是那許多職工、義工都不對呢？或是貧僧的錯誤呢？

佛陀紀念館的本館早已正式取得使用執照，但社會少部分的人，一直以佛館的山門、牌樓未有建築執照而批評詬病。那只是佛館的景點，並沒有人居住，也正在辦理執照中，只是山坡地開發、水土保持的行政程序曠日費時，時間來不及，信徒、遊客就蜂擁而來，我們阻止好呢？還是開放好呢？感謝高雄市政府的領導單位，諒解我們為社會服務的苦心，協助我們補辦執照。我們也不想擁有特權，只是時間遲了一些。我們又不圖名、又不圖利，我們又有那麼大的罪過嗎？

免費辦展 熱心文化傳知識

佛陀紀念館開放了，每天遊覽車不止百部，小客車也在千部以上，光是解決停車問題，就不是我們民間能力所能負擔。貧僧也想，這許多車輛都向國家繳了稅金，政府應該要有路給他們走、有車位給他們停才是啊！可憐的佛光山，不得已，只有臨時向一些村民租借土地做為停車場，提供來者免費停車。論坪計算，一年一坪也都要千元以上啊！有良心的信徒、旅客，你們覺得佛陀紀念館應該怎樣去發展才好呢？

一般人都知道，書展都在大城市舉辦，有些書商認為南部是文化沙漠，甚至不肯前來。為了提高南部知識水準，也配合陳菊市長興建圖書館的政策，佛陀紀念館位處偏鄉，啟用之後，已辦了多次國際書展，獲得些許肯定。為了感謝每個參展出版社的參與，我們都幫助他們新台幣十萬塊。貧僧不是要得到什麼讚賞，只是盡一點對文化的熱心，希望增加知識的傳播而已。

此外，台灣藝術家各種作品的展覽，明華園歌仔戲、劉家昌慈善義唱；大陸文化部每年提供珍貴寶物展出；山東、河南、上海雜技團，四川的變臉、浙江的婺劇團、泉州的布袋戲等，提供大家免費欣賞，演出經常爆滿。在完全不收費的情況下，你說，佛光山要怎麼做才好呢？

佛陀紀念館裡設有四十八座地宮，每一座地宮收藏一、兩千件文物，每一百年開啓一個地宮。三百年、五百年、四千年、五千年後，當今的文物，都可以給未來的子孫做個見證、研究。這許多文物，當然有的是信徒的捐獻，多數還是佛光山的珍藏，你說，這是佛光山貪戀呢？還是喜捨呢？現在，佛光山已經把存放五年的文物錄影留下紀錄，有

不好積聚，不好私蓄，

有什麼都是和人分享。

心人願意觀看，不妨可以放映出來，供大家觀賞、參考、了解。

煙火燈會 為人心增加美好

做了一些事，才稍有成果，就有人批評：「佛陀紀念館一進門有零星的攤販、漢來素食餐館、統一7-11、星巴克……商業氣息太重了。」孰不知，如果沒有提供吃喝以及店家經營紀念品的地方，遊客來了、信徒來了，累了、渴了、餓了、想要購買禮物等等，你想，應該如何替他們解決問題呢？現在，貧僧想在旁邊的空地增建一些禪窟，提供給旅行的背包客，可以靜修一天半日，讓大家在人生的旅途上加油再出發。但為了山區水土保持而遲遲無法開展，這是青年的損失呢？還是佛光山的罪過呢？希望我們的政府能夠積極輔導。

如今，佛陀紀念館裡有猴子成群嬉戲，西

伯利亞的候鳥、綠頭鴨飛來雙閣樓過冬；觀察山上的鳥群，據說有百種之多；蝴蝶翩翩起舞，蜜蜂花叢飛翔；每一年的煙火，數十萬人感動欣賞，每一年的燈會，帶給多少家庭溫馨歡喜，佛光山何止要花上千萬啊？但佛光山總當家慧傳法師、館長如常法師和幾位副館長，每次談及，都是愁眉苦臉，慨嘆開銷困難。而我們也只是想為台灣社會增添色彩、為社會人心增加美好而已啊！

因為貧窮確實會招致罪惡，我不積聚、不私蓄，以上所說，在我一生似乎擁有一切，似乎又空無所有，但總歸一句：「何貧之有？」

二十說之二

▼佛陀紀念館是熱門景點。圖／資料照片

